

家庭教會何去何從

——談大陸家庭教會的發展模式，兼談海外教會發展路線的省思

· 陳仰恩

引言

從一九四九年到文革結束，上帝將傳統的堂會模式從中國教會拿走，大陸信徒就用單純的信心照著聖經的教導（太十八19，20），在環境逼迫之下發展出獨特的家庭教會模式。

大陸開放之後，家庭教會因受到海外教會的衝擊與政府要求註冊的壓力，開始尋求教會模式的調整，欲走向傳統堂會的路線。此時，家庭教會若沒有反省上帝這五十年來帶領的軌跡，自我肯定，一味效法海外教會的模式，將是非常遺憾的事情。

正值轉型時機的家庭教會到底應該何去何從？其發展模式與海外傳統堂會的發展有何關係？有何可以互相學習之處？這些都是很迫切需要探討的課題。

轉型中的家庭教會

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教會的發展無論是微觀個別教會或宏觀總體教勢，可分成五個階段：

第一是先鋒期：許多地區都是由少數幾個人先開始聚會，隨著神蹟奇事，信徒熱心的見證，得救人數大量增加，形成家庭教會。

第二是開拓期：此時期聚會的人數不單在原有聚會點增加，更在附近鄉鎮延成一片，證明「神的道不被捆綁」。

第三是穩定期：教會因著內外環境的刺激，在組織、神學架構、教育、發展路線上逐步調整，呈現豐富而穩定的狀態。

第四是繁殖期：教會到一定規模之後，以新增聚會點的方式繁殖擴大。

第五是轉型期：大陸開放之後，社會、經濟型態改變，人心需求多元化，中共的政經管理方式也隨環境改變，此時教會原有較狹窄的神學觀面臨衝擊，隨著經濟、都會化的變動，造成教會幹部流失；教會也面臨是否要公開註冊的考驗。所以教會內部的組織、教育、訓練的質量、管理方式等都要大幅調整。

目前很多家庭教會都已進入轉型期。轉型期的家庭教會要面對三個主要的問題：

首先是思想的轉型，從前許多家庭教會用「等待主耶穌再來」、「世界將被毀滅」、「信者災前被提」的末世論觀點來教導信徒，認為經商買賣是邪惡、貪愛世界的行爲，信徒應以靜態、保守的心態等候上帝的帶領。但家庭教會在面對文化和開放改革之後，以末世論的危機感、迫切性驅使信徒去佈道的動力逐漸消失，神學教導與現實之間產生了矛

盾。信徒該如何去適應新文化？該如何尋求開放社會的信仰基準？這些從神學、文化而來的衝擊，都刺激著思想的轉型。

第二是組織的轉型，大陸很多人總是用異樣的眼光看家庭教會，視之為秘密教團或半公開化的信仰組織，教會與社會間的溝通有許多阻隔，開放後許多教會想突破這種阻隔。而有些城市地區的家庭教會，因為尚未受到明顯的打壓，就以為可以走向傳統的公開堂會的路線。以溫州地區的家庭教會為例，這十年來漸漸公開聚會，甚至蓋了不少教堂，而就在今年，這些教堂卻面臨被拆除、被炸毀的衝擊（見《中國與福音》14期1996年9-10月，頁16），這些衝擊迫使教會必須深思教會組織轉型的問題。

第三是教育訓練的轉型，從前教會只要單純的訓練信徒去傳福音、領人歸主、加入教會，有崇拜、禱告、查經聚會即可。現在則必須配合神學思想、教會路線和弟兄姊妹的需要做出格局更大的開放。例如：如何發展更緊密的團契、家庭小組？基督徒如何在商場、在政界作主的見證人？面對貪污、賄賂、作假的試探時應如何處理？是否施行基督化教育？傳道人知識水平、神學訓練如何提昇……等等，這些都是教育訓練上所面對的新挑戰。

海外教會的刺激是另一個轉型期要面對的問題。海外教會固然可以提供較高水平的知識、豐富的物質、長期的贊助，但是，其信仰的活力、基督化的品德、事奉的恩賜未必比家庭教會強，也未必能滿足家庭教會的需要。然而，家庭教會在缺乏自信和自省的情況下，無形中也效法海外教會的模式，這種未經批判、反省、選擇的吸收，其潛伏的危機，極需關注。

海外教會組織的移植模式

通常海外教會不單提供培訓、靈糧，更有意、無意間將自己教會的模式、經驗推銷給家庭教會，他們移植到家庭教會的發展模式有三種：

第一是傳統的堂會管理模式，在教會裡按立長老、執事，把聚會的時間縮短，講求聚會節目的精緻化，使崇拜聖殿化，由「專業祭司」包辦聖工，增加專職服事的幹事，於是多數信徒逐漸縮減參與事奉的機會和空間。然而，聖經的教導是「萬民皆祭司」，信徒沒有事奉的機會和空間，教會就不會有發展，這也是海外教會動員復興的火力遠遠落後家庭教會的原因。

第二是現代的菁英管理模式，由一群有社會經驗、能夠講道，有屬靈恩賜在教會裡特別顯出熱心的人來領導信眾，它產生的正面效果是使教會在表面上看起來嚴謹、體面、有效率，在各方面的組織、聚會的型態上感覺比以前好，但卻妨害了大陸草根性信徒的復興運動，抹煞全體自發性、互補性的參與，和對外無限的拓展機能。菁英管理造成很多的旁觀者，這些人像觀賞球隊比賽，在看牧師和領導者的表演。

第三是差會的發展宗派組織，海外教會以宣教士的身份進來，他們把大陸沒有宗派背景的信徒納入自己的宗派，要家庭教會接受另一種高層的領導；重新回到一九四九年以前許多西方差會用「僱主」的身份來領導中國教會時的心態，同時把西方堂會的管理方式引入。

西方堂會的管理方式大多是由神職人員和教會菁英總攬聖工。而大陸家庭教會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處處可聚會、時時可發展、人人可事奉，甚至施洗。這種機動性、活潑性的發展是家庭教會已有的生態，所以當這種近似小組化的教會被轉化到以節目型為中心的大型教會時，

無形中就把許多星羅棋佈的小型家庭教會增長、拓植的功能、活力葬送了，原因是信徒的事奉空間萎縮，操練機會大幅地減少。多數信徒也就失去透過事奉體驗上帝同在的經歷，整個教會宣教的活力就會逐漸地消退，這對家庭教會發展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傳統堂會路線的迷思

聖靈所帶領的初代教會是個人人參與、天天發展、滿有活力的教會。但是到了國教化的時期，卻用羅馬政府的官僚組織體系來規範教會的發展，結果使動態發展性的信仰組織變成一種階層管理體系的組織，教會就產生問題。

中共有意嚴苛限制基督教的發展，原來宗教事務局就可處理的宗教問題，現在卻交由國務院監控，甚至李鵬、江澤民都親自點名要落實宗教政策，想長期打壓基督教。此種嚴厲的宗教控制迫使教會的領袖要思想：應繼續走疏離三自、躲避、隱藏的路線，還是要與三自教會妥協？三自教會近三、四年來日漸茁壯，這種增長並不是由傳教、植堂而來，乃是把很多隱藏、暗中的家庭教會挖掘出來，用打擊和拉攏的手法把他們收編到三自教會。

主張無神論的中共政府希望教會走傳統堂會的模式以便控制，海外教會也熱心輸入傳統堂會的模式，有些家庭教會領袖不禁要問：教會為什麼要走政府定規的路線，難道上帝的意思恰巧和他們一致嗎？保羅不是說「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嗎？

羅馬政府所謂的階層管理，在基督教成爲國教以後，就完全被套用在教會組織中，從中央、大主教、地區的主教、司鐸……的組織階層，跟政府的體系是完全一致的，而這種組織的定型與僵化就限制了宣教的

生命力。

人是社會的動物，有時候受環境的影響比受聖經的影響還容易，不過環境的影響也有正面作用：

第一，因為大陸社會在改革開放後大幅度地改變，從穩定的農村社會轉型成工商業社會的過渡期間，就會產生許多的邊緣人、失落感和不適應，人在心靈上的需要以及對福音產生渴望也就相對的增加，這是一個優點。

第二，用策略發展的觀點來分析教會，就是它在眼界、資源、機會上產生變化，眼界被開拓，海內外的資源就增加，信徒在經濟上的豐富使得教會的奉獻增加，帶來教會事工資源的改善。

第三，傳道人和信徒面臨自我提昇的壓力時，就必須自我充實，神學的格局就更開闊，間接帶出教會的發展和信徒層次的提昇。

大陸的教會型態在社會封閉的時候呈現穩定成長，上帝藉著政權壓制所造成的封閉，以保護它的成長，現在大陸開放改革是上帝容許教會在它穩定成長之後，要學習適應時代變遷與合宜管理的發展。以台灣的電子業界來比喻，在十年前有上百家規模的大廠，十年後只剩下十分之一，有些大電子公司還來不及完成改革就面臨倒閉的命運，原因是他們沒有適應時代變遷及事前準備的觀念。教會也是如此，教會必須學習適應時代變遷與合宜的管理。

化咒詛為祝福

事實上，「衝擊」也是對教會的一種淘汰和品質的檢驗，上帝在每一個時代的轉型期作信徒及教會的檢測工作，分出麥子和稗子（太十三 37，38），祂藉著大環境的衝擊完成品質檢查和不良品的淘汰工作，特

別是傳道人的淘汰。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是第一批傳道人被淘汰的年代；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六年之間的十年，教會經過淘汰只剩下少數餘民和火種，那些阻礙復興的宗派藩籬，僵化的堂會管理，神職人員的專職化限制都被拆毀了。這一段期間是上帝在預備復興的過程。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是上帝興起新一批領袖的時候，在一九七六年結束了淘汰的工作。大陸在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六年社會改革開放後，緊接著就是一連串的宗教打擊，打擊後神又篩選一批忠僕，一九八六年之後又有一波打擊，可見上帝對大陸教會的品管要求非常嚴格。

台灣教會和海外教會的處境則因為沒有很明顯的時代環境刺激，很像青蛙在逐漸加溫的鍋子裏一般，慢慢被煮死，而無法抗拒，所以台灣的教會從一九四九年（五〇年代）開始，將近十一年的收割期，特別在外省籍的人口當中，有很多人信主。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六〇年是長老教會的豐收期，十年倍加運動期間有很多台灣人信主；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八〇年之間，台灣教會在社會的巨變中未能及時因應，使得這廿年期間的傳道人及長執的質量不足，以致教會發展不進反退。

家庭教會的危機

從歷史的角度比較台灣和大陸教會的利、弊，神在大陸教會每十年一次的篩選和品管的過程當中，使中國教會領袖的品質越來越好，這是利的方面。在弊的方面，則有四種危機：

第一，是因為大陸教會的財務管理、監督制度不夠健全而產生教會間的紛爭，最明顯的危機就是從海外教會進來的大量奉獻，沒有適當的監督和管理，結果許多錢被私吞，使教會產生分裂、蒙受虧損。

第二，是海外教會在組織的移植上，忽略對家庭教會在神學、教會歷史上的觀察，造成反效果。海外教會應該深入了解在中國大陸的信徒，比如：他們為何要用家庭聚會、秘密聚會的型態，在教會裡事奉的人為何什麼被稱為「操心人」或者是「柱石」、「把舵者」而不稱呼「長老」？不可一意孤行的要糾正他們。事實上，糾正這些名詞，改成牧師、長老、執事，反而會暴露教會領袖的安全，也會產生事奉的人因為名份而造成內部的不合，這是海外教會在引進的過程中沒有注意到本土生態的緣故。

第三，是有些教會在發展的過程中，因為不能適應海外教會的模式，或對海外來的傳道人不滿，他們就封閉起來完全以自我的經驗、路線為滿足。他們越是封閉不接受外界的支援就更會逐步萎縮，這是另外一種宗派主義的表現，也是一種危機。這種危機就是造成教會的人口、年齡層老化，特別是年輕的知識份子，有活力、多元思想的人不願意進入教會，宣教的路線就越來越窄化。

第四，是大陸教會的訓練教材和神學教材本土化不足，質量也不高，海外教會常把一大套的翻譯、著作、查經的資料引進來，但由於教會領袖的訓練缺少對西方文化的認識，所以在吸收及實際應用上常產生脫節，舉例來說：農村教會的聚會型態受中國文化影響很深的，他們很拘謹、保守，當敬拜讚美唱歌、跳舞的模式被引進來，他們就依樣畫葫蘆，而這對農村的社會風氣而言，就是不成體統的行為，結果是弊多於利，也易使教會內部產生分裂。又如訓練只有小學畢業的傳道人閱讀繁瑣的西方神學著作，造成他們消化不良，又用不出來的壓力。這許多問題的產生皆是因為引進海外的宣教、佈道模式、神學觀念時，沒有經過轉化的過程，所以更顯得與中國文化、教會的處境格格不入。

聖靈藉家庭教會重現初代教會藍圖

如果我們缺乏上述的觀察與適切的了解，卻熱心的要重建上帝所要拆毀的，反而是傷害有機成長的家庭教會。轉型期的家庭教會需要海外教會的支援、栽培，這些海外力量應該配合大陸教會的處境，才能有效的幫助他們成長，在已有的特質上去強化它，使教會保持原有的生命力，尊重上帝給他們的帶領過程，在真理上去建造使他們不致動搖。我們在心態上更要謙卑學習他們許多的信仰經歷和神學真理，將其復興的火苗引到海外來，使海內外教會共同聯結為互相扶持、互相學習，共同宣教的國度化教會。至於他們有那些方面值得海外借鏡呢？筆者根據多年來直接投入，深入觀察、訪問的結果，可歸納如下：

1. 以多元佈道為開始：因著信徒多半嚐過主恩的滋味，在痛苦、混亂、人心虛空的時代中，使他們常常以不同途徑引人信主。如常常探訪救助，為人代禱，看見神蹟奇事相隨，或講解真道解開生命及文化的疑惑等，而非侷限單一方式佈道，形成整體信徒長期自發、持續的佈道風氣，牧者不足，信徒必需彼此扶持、帶職治理，使教會持續增長拓植。

2. 以培育生命為基礎：他們發現受洗加入教會者不一定重生，若要面對逼迫、誘惑，必須引領他們真實重生，把握聖靈的內住，接受聖經有系統的教導，建立委身上帝的心志，能為傳福音作見證吃苦、受累，擔代軟弱者的重擔。

3. 以建造教會為中心：傳統教會著重個人慕道、重生、成聖的帶領，較少以教會為中心來思考「個人的靈性成長、恩賜發揮、家庭幸福與教會的整體發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大陸教會的復興運動多半是來自平信徒委身及參與，他們動員多數

信徒直接負責佈道、牧養、造就的責任。如果沒有牧養、造就系統承接佈道的果子，初信者必大量流失，佈道就成虛工。如只有牧養、造就沒有佈道，教會就缺乏活力，建立佈道、牧養、造就三環銜接的體質是他們長期抵擋文攻武嚇並且還能增長拓植的祕訣所在。

4. 以訓練工人為突破：大陸教會雖然培訓資源貧困，但初信者就常常聚會、聽廣播、傳抄書籍與錄音帶……，所以常見增長迅速的教會，其信徒幾乎是全民皆兵，也常有「領袖出少年」的現象。海外教會卻常常窄化教會工人為全時間的神職人員，而教育及關懷資源主要投注於教牧，但決策及執行的長執同工難有合適的培訓。這些方面都是應該向家庭教會好好學習。

5. 以家庭教會為信徒歸屬的基本單位，以集團教會的經營方式為管理架構：大陸版圖遼闊信徒增加迅速，家庭教會常受公安局及官方三自教會的逼迫與滲透，異端不時擾亂教會，環境需要及聖靈引導使他們逐漸形成集團模式的教會組織。十餘個村的聚會點組成小片教會，數個小片形成中片或大片，數個縣組成面的教會，以逐層管理的同工代表來安排講員及培訓、調配奉獻、定奪異端及糾紛、扶持弱小教會等。此種模式使他們形成全面性的拓展與增長，這與初代教會的拓展模式是十分吻合的。

讓海內外教會互放光芒

從以上對家庭教會之強點的觀察，可發現他們重演並且證實「初代教會的增長拓植模式是歷久彌新、切實可行的真理」。只要經過本土化，略作調整，不但適用今日教會，也是教會多元發展及整合的依歸與突破的指引。

上帝透過保羅的宣教策略與模式，啓示歷代教會宣教與教導要有雙重目標：一是以繁殖及經營地區的集團教會（羅十六3~16，多一4），其次是幫助個人成爲具有恩賜、參與團契及建造教會的聖徒（弗四11~16）。

保羅是兩者兼顧，他與同工群建立的教會是由遊行傳道使團（西四7~17）與帶職事奉者組成拓荒植堂小組（提多三13），藉著多元模式帶人信主後，組織聚會，施以門徒訓練和有系統的真道教導（帖前一8~10），教會人數增多，教會初具規模後即選拔人材，組成地區教會的同工團，承接管理、教導、牧養之責。領導者可稱長老、執事或監督，並依事奉的時間與程度接受信徒的奉獻支持，使他們能專心傳道或治理。遊行傳道使團則不定期巡迴探望、輔導或跟進栽培（多三12），使個別的教會不單保持獨立發展的主權與生命力（帖前一3~10），同時也接受遊行使團的協商與輔導，進行跨地區教會的人才、資源、事工、經驗的交流分享（林前十六2~12）。地方教會也差錢差人（西四12，腓四18）支持遊行使團。此種互動形成宣教、植堂、牧養、資源交流、互相扶持的集團教會網路。信徒有地區的教團組織教化輔導，整體的教勢有遊行使團長期靈活的拓展及輔導，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不少家庭教會已形成此種運作模式的集團教會，求主激動海外教會也有更多有志者獻身此種模式的增長拓植運動。

結語

中國家庭教會的興旺是教會歷史上最大的神蹟之一，然而家庭教會目前所面對的環境也是教會歷史上很大的一個危機。願主幫助我們按祂的心意很審慎的去因應，並願海內外教會今日的交流，能夠在不久的未

來互放燦爛的光芒。

中國人百年的苦難還在延續，不認識耶穌的中國人還在尋找地上的安身之所，以致於飄泊流離、心靈疲乏，但是上帝卻在苦難中興起了家庭教會，成爲中國人的歸宿，也要藉此顯明祂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獨一活神，祂的作爲何等奇妙，祂的判斷何其難測，祂的蹤跡何其難尋！